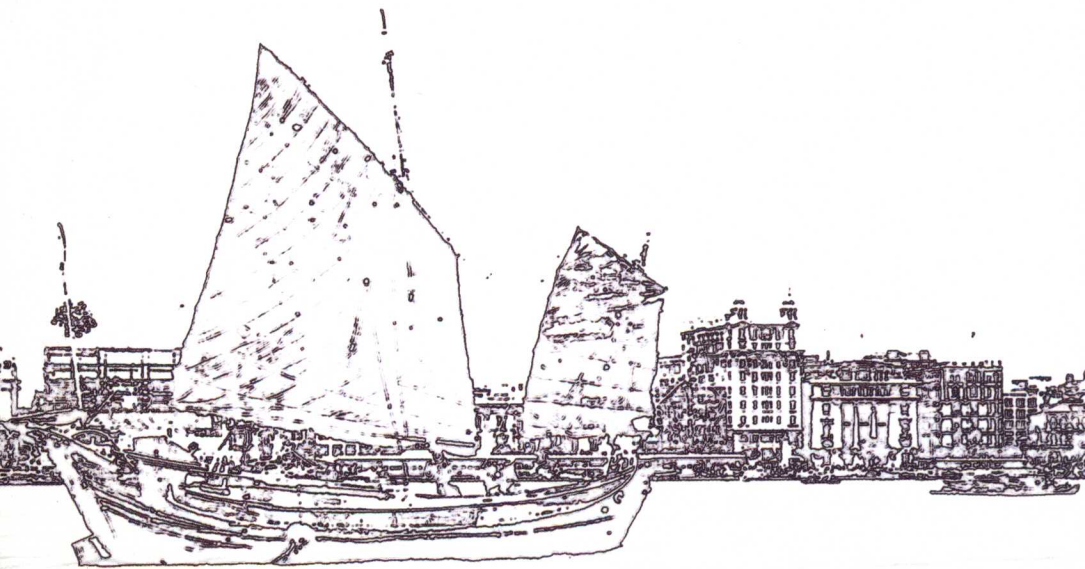


上海烟云

朱少伟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上海烟云

朱少伟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烟云 / 朱少伟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458-1120-9

I. ①上… II. ①朱…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5529 号

责任编辑 邓小娇

封面设计 汪 昊

上海烟云

朱少伟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mm 1/32

印 张 10.62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120-9/I·322

定 价 30.00 元

序

听文友说，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朱少伟先生就因为写作面广而被不少报刊称为“杂家”，近年他更是拥有了“通才”之誉。确实，他无论作为一位作家，还是作为一位学者，都有着独特之处。

我曾经在报刊上看到朱少伟先生的大量文章，有些还被剪存作参考，可谓“神交”已久。然而，彼此相识则是在数年前，那次一起在杭州西湖畔参加会议；遇空结伴闲逛，互相之间挺谈得来，很快成为知交。临别时，当他惠赠几本自己的作品，我不禁眼睛一亮：其中既有小说、散文，也有随笔、杂感，还有札记、论文，体现出了一种“复合型人才”的风格！

我当过两届地方政协委员，所以一直订阅相关报刊。记得在2014年2月，《联合时报》发表了记者采写的《朱少伟：执著追求“博大精深”》，开头就点出：“多年来，朱少伟的小说散文、童话故事、文史随笔、学术论文频频出现于各地报刊，其笔触或生动感人，或幽默风趣，或词锋犀利，或矜持老练，因而有了‘学者型的作家，作家型的学者’之誉。”通过这篇四千多字的专访，我对朱少伟先生又有进一步的了解：原来，他从农场考入复旦大学读书期间获史学大师周谷城教诲于先，接着又得“补白大王”郑逸梅提点于后，加之本人兴趣广泛、勤奋阅读，因此不断接近“博大精深”的目标；他对中共党史、上海史、文学翻译史、佛教文化、海派文化、中西海上交通史、现代报刊史、江南民俗、沪郊方言等都有研究，而且成果颇丰。从此文中，我也知道他担任了不少社会职务，

平时工作之繁忙完全可以想见，却始终没有放弃治学和“爬格子”，但综合地来看，可以认为他在上海史方面花的精力尤其多。

朱少伟先生对上海史的钻研，并未局限于“通史”，而是多角度的，他的研究文章《在六朝时期上海地区是“仙鹤之乡”》《唐宋时期上海地区就有对外贸易港》《明清上海法华牡丹堪称“江南一绝”》《明代上海水蜜桃曾为“天下冠”》《郑和船队与上海古灯塔》《上海路名中的旧园痕迹》《南溪草堂：孕育上海一个名门望族》等，都吸引了许多读者。或许因为早年主编过《上海故事》杂志，他对申城逸闻的搜集也乐于付出大量心血，这本《上海烟云》可算成果之一。

《上海烟云》虽然带“传奇”性质，却又不同于一般通俗文学作品。例如，对昔日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在外白渡桥殒命、名医“张聿彰”抵抗哈同强迁、黄金荣从租界“包打听”升为督察长、杜月笙在十六铺靠削生梨发迹、“阿德哥”虞洽卿因祸得福、黄楚九精明的“生意经”、“出租车大王”周祥生以一部旧汽车起家、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命丧“祝捷”会、“《新生》事件”来龙去脉、海派作家穆时英遇刺之谜、发生在汪伪报社的反汪事件等都娓娓道来，极易使人在阅读时淡忘其包含文学创作成分。

当下，关于老上海的书籍品种甚繁，在书店的货架上几乎常目不暇接，此乃人们热切希望了解昨天的申城使然；但是，书的上架量大，不等于佳作就多，有些仅属“炒冷饭”而已。我敢说，《上海烟云》则别具一格，有新颖的视角、独到的思考、清通的笔法，努力做到了“推陈出新”，不失为一本折射老上海风情的好作品。我也相信，读者会喜欢看这本书。

凇 寒

2015年春于望江庐

目 录

序	1
惊心动魄的狙击——上海镇守使殒命外白渡桥	1
“地皮大王”碰壁——名医“张聿鬯”勇抗强迁	9
“亨达利”与“亨得利”——南京路大老板打官司	15
从“包打听”到督察长——黄金荣升官记	21
削生梨的高手——杜月笙在十六铺发迹	33
因祸得福——“阿德哥”的时来运转	39
巧妙应对外国瘪三——黄楚九的“生意经”	47
从一部“野鸡汽车”起步——“出租车大王”周祥生的精明	61
沧州饭店里的情影——宋美龄被绑案始末	71
虹口公园爆炸案揭秘——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命丧“祝捷”会	87
《闲话皇帝》的余波——“《新生》事件”来龙去脉	95

“民国第一杀手”的失算——王亚樵脱险记	103
民国前总理倒在客厅内——唐绍仪遇害真相	129
福煦路的黄昏——中统女杀手除奸	139
没有硝烟的战场——“谍海才女”在魔窟	173
练就绝技的女盐贩——“双枪黄八妹”其人	199
福建路的枪声——海派作家穆时英遇刺之谜	207
巨奸惊魂——发生在汪伪报社的反汪事件	213
扬子江上的风浪——在日伪眼皮底下运炮筒	225
存入银行保险箱的密信——周佛海未被枪毙笼罩迷雾	245
“小数点”的奥妙——一则“爆炸性新闻”背后	263
漕河泾的薄暮——蒋介石给“师父”拜寿	291
跋	331

惊心动魄的狙击

——上海镇守使殒命外白渡桥

外白渡桥是老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与它相关的不少故事长期流传于民间。其中，当年陈其美组织革命党人狙击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的秘闻，可谓惊心动魄。

固守制造局

袁世凯在北京攫取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为建立独裁统治全面改组临时政府，竭力扩充自己的嫡系，并对革命党人举起屠刀。1913年3月20日，根据他的密令，杀手在上海沪宁车站（今天目东路北火车站旧址）行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这种倒行逆施使舆论哗然，令民众震惊。

孙中山迅速从日本赶回上海，坚决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他在同孚路（今石门一路）21号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与黄兴、陈其美等商讨策略，明确提出：“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

为控制上海这个东南大都会的局势，袁世凯让“权谋诡譎，干练多才”的亲信郑汝成率领“应瑞”、“肇和”两舰，护送临时改编的海军警卫队一千三百多人搭乘轮船招商局的“新昌”、“安平”两轮南下，直驶黄浦江。

郑汝成是河北静海（今属天津市）人，早年考入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1886 年秋被马尾船政局选派去英国留学四年，回国后历任威海水师学堂总教习、北洋常备军军政司教练处帮办、海军处机要司长、海军部军制司长、烟台海军学堂监督等职；1912 年上半年，曾任大总统府高等侍卫武官，成为袁世凯心腹；1913 年初，被授予海军中将之衔。他声称要“拼死报答主知”，7 月上旬到达上海，就进驻江南制造局（今江南造船厂旧址），占据了军火库。

随着“二次革命”爆发，陈其美担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南市，并在 7 月 18 日宣布独立。此时，上海讨袁军约有七千五百人；吴淞要塞司令姜国梁也投向革命党人，对进逼吴淞口的“飞鹰”号驱逐舰进行炮击。陈其美认为兵工厂是部队的命脉，希望通过“磋商”接收江南制造局。然而，郑汝成傲慢地加以拒绝，并命令士兵们抓紧修筑工事。袁世凯闻讯，马上任命郑汝成和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为前敌指挥，与上海讨袁军对峙。郑汝成虽然扬言要与革命党人决一雌雄，却为防万一将指挥所设于黄浦江上“海筹”舰。

上海商界害怕发生战乱，要求和平解决事态。据《民立报》披露，在 7 月 19 日，地方绅士李平书、王一亭去江南制造局面见郑汝成等，“告以上海刻下秩序不安，若再坚持，设有事端，商民生命财产势必糜烂不堪，务请顾全大局”，未获结果。第二天，李平书又邀请陈其美、郑汝成、李鼎新等在高昌庙自来水厂（今南市自来水厂）会谈，提出：“将制造局军火一并封存，等南北大局定夺后，再行办理。”郑汝成态度强硬：“吾等奉袁大总统之命来此保护该局军械，断难违命。”上海总商会见此情形，便发公函称：“全体

开会决议，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争持之必要。无论何方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该信貌似中立，实际是转而向上海讨袁军施加压力。

7月23日凌晨，陈其美指挥部队向江南制造局出击，激战一小时，攻入该局第一道大门。高墙内的敌军凭借有利地形和火力优势，固守第二道大门；郑汝成、李鼎新则让黄浦江上“海筹”、“应瑞”、“肇和”、“海琛”、“镜清”等舰集中炮火，进行猛烈轰炸。上海讨袁军的炮兵营被摧毁，死伤百余人，一下子失去攻坚能力。

当晚，上海讨袁军再次向江南制造局东、西两侧进攻，一度突破东栅门，但仍被黄浦江上各舰的炮火击退，死伤六百多人。郑汝成更加嚣张，竟公开发出威胁：“如果陈其美不取消所设司令部，就炮轰南市。”陈其美为避免殃及无辜百姓，遂将司令部撤往闸北。

面对严重挫折，上海讨袁军并未气馁，又相继向江南制造局发动了几次进攻，均因敌军工事坚固、火力密集，且有舰炮随时支援，虽经浴血奋战，终不能克。另外，郑汝成还故意向闸北炮击，使租界当局找借口派巡捕和万国商团进驻该地，从而逼迫陈其美把司令部迁至吴淞一带。

7月28日，郑汝成因“战功卓著”，升任上海镇守使。不久，他率舰至吴淞口，与北京海军部派来的海军陆战队会合。各舰环列江面，轮番猛轰吴淞炮台；海军陆战队也迂回江湾，从侧面进行袭击。上海讨袁军伤亡严重，只好放弃吴淞炮台，转移到嘉定，最终不得不解散队伍。陈其美先暂避租界，旋流亡海外，行前在心里暗暗发誓：郑汝成乃袁氏凶恶鹰犬，吾终将与之清算！

肆虐上海滩

郑汝成担任上海镇守使不久，兼任上海警备地域司令官、淞沪一带接战地域司令官、江南制造局总办，又获海军上将之衔，并被授权“指挥一切事宜”。他独霸一方，自诩“以力战而存制局，以声威而复淞台，邻省闻名，列邦喧传”，屡屡胡作非为，上海从此进入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为取悦于袁世凯，郑汝成首先对上海民众在辛亥革命中取得的成果进行反攻倒算。很快，带有地方自治色彩的上海市政厅被改为上海工巡捐总局，观察使被改称沪海道尹，县民政长被改称县知事，各初级审判厅也全部被裁撤。

随即，郑汝成疯狂追杀革命党人，到处张贴告示宣布“留藏匪类者，处死”，让军警在南市、闸北等地挨家挨户搜查；他对于藏身租界的一些上海讨袁军官兵，或与密探联手伪造函件诱捕，或收买流氓下毒手，后来又按照袁世凯的电令以“划分警权”名义满足租界当局的扩张要求，换取其帮助捉拿“国事犯”。1914年夏，范光启接受孙中山指示抵沪，在葛罗路（今嵩山路）设立机关，一面联络革命志士，一面说服驻军中有反袁倾向者作内应，准备攻打上海镇守使署；不料，该行动为郑汝成侦悉，范光启在机关起草军书时遇害，受牵连的二百多人也都被枪毙。在这个袁世凯爪牙坐镇上海期间，报纸上不断登出“破获乱党机关”、“乱党分子被正法”的消息，惨遭杀戮者数以千计，以至老百姓中流传这样的顺口溜：“镇守使署鬼门关，党人一去不复还。”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最后通牒，承认耻辱的“二十一条”，并加快恢复帝制的步伐。在群情激愤之中，郑汝成却指责反日爱国运动是“煽惑滋事”、“要挟政府”，叫嚣愿“以一身独当东南各省反对之冲”。5月24日，上海各团体近万人在南市举行大会，强烈要求抵制卖国条约，他派军警到现场进行镇压；第二天，市民们仍聚集开展抗议活动，他再次派军警前往“弹压禁阻”。

匿居上海的革命志士曾多次秘密商议，想除掉这个血债累累的家伙。其中的杨殷血气方刚，决心不惜牺牲自己，为民除害。在同仁们的配合下，他仅用数日就摸清郑汝成出巡的规律。有一天，他化了装，腰间揣着炸弹，耐心守候在一个路口。当郑汝成在卫兵簇拥下穿过马路时，他果敢地掷出炸弹，霎时一声巨响，尘土飞扬。他趁乱躲进附近的理发店，见郑汝成只受了点轻伤，颇为遗憾。郑汝成为之胆战心惊，此后再也不敢招摇过市，耀武扬威。

血溅豪华车

1915年秋，陈其美奉孙中山之命潜回上海。10月29日，他设机关于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后称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5号，筹划在沪发动起义。

此时，郑汝成号称拥有“精兵十万”，继续唯袁世凯马首是瞻。陈其美分析情况后，决心设法铲除他，这一是为去掉严重的军事威胁，二是为替昔日攻打江南制造局和坚守吴淞炮台而牺牲的革命党人报仇。

不久，陈其美得到一个消息：在日本大正天皇登极之日，日本

驻沪领事馆将举行庆祝招待会；郑汝成是地位显赫的上海头面人物，以前又曾随使考察日本海军，接受了“旭日中绶章”，肯定要亲往致贺。他觉得必须抓住这个绝佳的机会，便立刻在渔阳里机关召集骨干会议，布置迅速物色一批机智灵活、枪法娴熟的敢死之士。

11月9日，陈其美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寓所与杨虎、孙祥夫等共同进行周密部署。大家商定，明天让那些被选中的敢死之士分组埋伏于郑汝成可能通过的路段见机行事，其中跑马厅（今人民广场、人民公园）、十六铺、黄浦滩（今外滩）、海军码头均属重要地点。因外白渡桥是从沪南去苏州河北岸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必经之处，所以这里的狙击由孙祥夫指挥，机关人员周淡游协助、尹神武策应。

陈其美意识到此事绝不能有失误，一旦打草惊蛇，后果难以预料，便于当晚专门召见枪法娴熟的王明山、王晓峰，两人的原籍分别为吉林和山东，都是在赴浙经沪时为他所留，并安顿在宝昌路（今淮海中路）宝康里。陈其美说：“欲在沪发难，必先杀郑汝成，故杀郑既所以倒袁，亦既所以存民国也，二君之意若何？”两人毅然表示一定会在外白渡桥干掉郑汝成，并异口同声道：“堂堂七尺之躯，献之于国矣。”

再说郑汝成，虽然把上海镇守使署设于江南制造局龙华分局（今龙华路2577号），却常待在江南制造局，因风闻革命党人绝不放过自己，为保险起见整天不敢离开那戒备森严的办公室。

当他在灯下端详着手上的日本驻沪领事馆请帖，不禁左右为难：如果推辞，既有失面子也违背老袁旨意；要是去了，则可能会

遭暗算回不来，到底怎么办呢？一边的副官见状，出了个主意：“黄浦近在咫尺，大人何不走水道？”郑汝成拍了一下桌子：“此举堪称出其不意，试看乱党奈吾何！”那副闻言官连忙去安排。

11月10日上午，各行动小组都进入指定地点。王明山怀揣数枚炸弹、王晓峰腰插两支驳壳枪出现于苏州河畔，混杂在川流不息的行人中间。郑汝成头戴白羽金帽、身着佩戴多枚勋章的海军上将礼服，悄悄乘汽艇来到附近码头，然后不动声色地钻入一辆黑色豪华车，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招待会会场。

中午时分，郑汝成的车缓缓驶上外白渡桥。王明山看清目标，立即扔出一枚炸弹，但因用力过猛没投中。司机见势不妙，慌忙猛踩油门，企图加快速度逃跑。王明山盯住不放，赶紧丢了第二枚炸弹，只听“轰”的一声巨响，车尾被炸坏。王晓峰乘势冲上去，举起驳壳枪连续射击，使郑汝成脑浆迸裂，马上殒命。两人见郑汝成已死，放声大笑，从容被捕。

在刑讯中，王明山、王晓峰镇定自若，慷慨陈词：“郑汝成助袁世凯叛反民国，余等为民除贼，使天下咸知吾人讨贼之义，且知民贼之不可为。”当法官追问主使者及同伙时，两人一口承担：“事之始末，皆余二人为之，勿妄涉他人也”；而且，还自豪地说：“吾为祖国立一大功，虽死无憾。”12月7日，两人就义于江南制造局西炮台。

袁世凯获悉悍将郑汝成一命呜呼，感到十分震惊，辍食终日以示悲哀；接着，下令追封郑汝成为一等彰威侯，把天津小站练兵营田三千亩赐给家属，又拟在上海及其故里建专祠祭祀。以大总统身份对部下封侯，简直不伦不类，弄得相关机构一时无从援

例办理，因而《申报》一针见血地揭露这实际是“表示实行帝制之决心”。

袁世凯为加强防务，随即裁撤上海镇守使和松江镇守使，另设松沪护军使，并增派北洋军第十师驻扎上海。尽管如此，革命党人仍在上海坚持斗争，拉开了武装反对恢复帝制的序幕。

“地皮大王” 碰壁

——名医“张聿馨”勇抗强迁

上海过去有这样一句流行语：“生了伤寒病，快寻张聿馨。”张从明末就开始悬壶济世，“张聿馨”（原名骧云，又名世镡，字景和）作为其第九代传人，因用药果断、配伍确当，声望或医术都达到新的高度，他在民国初期已成为申城的中医名家。

那么，“张聿馨”的称呼是怎样产生的呢？

那是由于这位名医早年为一个“烂喉痧”患者出诊，检查那人喉咙时，突然喷出的污物全吐在他脸上；他没计较，只随手揩了一下，不料回家后便感到浑身难受，听力很快下降，要靠自制的“喇叭筒”助听应诊，因而得了别名“张聿馨”（上海方言把有较严重听力障碍者称为“聿馨”）。日子一久，“张聿馨”被叫得妇孺皆知，他本来的名字反而遭遗忘。

“张聿馨”毕生致力于伤寒热病的临床研究，倡导“治伤寒、温热于一炉”的学说，著有《君相诊余随笔》等医学文稿，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

他融合各家学说，善用平常药料，临床讲究审诊求因、辨证论治，为医伤寒病研制出“张家膏”，以“张聿馨，一帖药”饮誉江南。

“张聿馨”的诊所设在自己家中，那是一座坐落于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文安坊的五进宅院，旁边还有小花园；第二、三进均用作看病，门前长年常挤满求医者，要挂号的人常天不亮就来

排队，有些善动歪脑筋的家伙都起早排队“卖位置”，这可算“黄牛”的“前辈”了。

“张聋髻”昔日在申城出名，除了由于医术高超、同情穷人，还因为他敢于同上海“地皮大王”哈同抗衡。

哈同是犹太人，他出生于巴格达，幼年生活很苦，靠拾破烂、拣煤块为生。1872年夏，哈同只身从印度抵达香港，靠打杂为生。翌年，哈同身穿深灰亚麻粗布无袖长袍，头戴一顶夹住头发的旧便帽，束着皮革腰带来到上海，在沙逊洋行做“司阍”（门卫）。

哈同天生具有好奇、冒险精神，他暗暗以同样是犹太人的老板沙逊为自己的人生榜样，并立志将来要超越沙逊。

哈同由于手脚勤快、为人谦逊，很快升任“管事助手”，负责看守鸦片仓库；这是个肥差，利用掌握的小权，常可收取提货人的贿赂，加上他偷偷贩卖鸦片、放高利贷，很快便攒下可观的财富，而且购置了几块零散的土地。

不久，哈同在虹口四卡子（今日鸭绿江路）遇见自称是中法混血的罗迦陵，他觉得她在母亲很早病故、父亲不辞而别的情况下做过外侨女佣、卖花女，却能自强不息学会说英语和法语，有着“助男运”，就决定娶为妻子。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在冯子材的率领下接连挫败法国侵略者的攻势，上海许多“洋大人”闻讯匆匆忙忙逃离，使申城房价一落千丈。罗迦陵也劝丈夫赴香港，暂避一下；哈同则感到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说服妻子，一起联络有实力的犹太人低价收房。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之际“不败而败”，“洋大人”们陆续返回，上海又房价暴涨。一些从中获得暴利的外